羣書治要

五 六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古籍保护

羣書治要卷第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春秋左氏傳中

宣公

二年、鄭公子歸生伐宋、宋華元禦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疇昔、猶前日也、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

晉靈公不君、失君道、厚斂以雕牆、雕、畫也、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

畚、使婦人載以過朝、畚、筐屬、趙盾士季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士季、隨會也、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鉏麑、力士、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觸槐而死、槐、趙盾庭樹、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右、趨登曰、臣侍宴、過三爵、非禮、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獒、猛犬也、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爲、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爲己用也、鬬且出、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宣子未出山而復、晉境之山也、盾出奔、聞公弑而還、大史書曰、趙盾殺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

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隱盾之罪、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善其爲法屈也、

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示欲逼周取天下也、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禹之世也、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罔兩、魑、山神、魅怪物、罔兩、水神也、莫能逢之、逢、遇、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祐、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言可移、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底、致、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四年、楚子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文孫也、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

十一年、楚子伐陳、（十年、夏徵舒弒君也、）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矣、（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滅陳以爲楚縣、）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汝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抑、辭也、蹊、徑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爲愈於不還也、）乃復封陳、

十二年、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桓子、林父、）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也、）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舉、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

（討徵舒）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政有經矣、（經、常也）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曰卒、車曰乘）事不姦矣、（姦、犯也）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蔿敖、孫叔敖）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戒、勑令也）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疎並用也）舉不失德、賞不失勞、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差也）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也、經、法）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姑、且）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縠）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管、（熒陽有管城）鄭皇戌使如晉師、曰、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子擊之、楚師必敗、欒武子曰、（武子、欒書）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軍器）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箴

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簡、誠也、）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諸侯也、徼要也、）鄭不可從、楚人遂疾進師、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也、）而收晉尸以爲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文、字也、）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戢、藏也、櫜、韜也、詩美武王能滅暴亂而息兵也、）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也、）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

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也、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濁、）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也、）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也、）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色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至穆王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言晉景所以不失霸也、）

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慰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緜也、言悅以忘寒、）十五年、楚子伐宋、宋人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

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也）川澤納汙、（受汙濁也）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所居）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居藏瑕穢）國君含垢、天之道也、（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爲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也）君其待之、（待楚衰也）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鄭人囚而獻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乃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義無二信、（欲爲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霣、廢隊）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君命）死之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也）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酆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儁、絕異也）不如待後之人、

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之地、三也、（仲章、潞賢人、黎氏、黎侯國、）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政令、）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無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爲妖、（群物失性、）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夏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家也、）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士貞子、）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字也、）羊舌職悅是賞也、（職、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庸、用也、祗、敬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也、）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十六年、晉侯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

稱、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是無善人之謂也、

成公

二年、衛侯使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師敗、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賞于奚也、辭、請曲縣、軒縣也、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也、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也、名、爵號也、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已、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燒蛤爲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也、重器備、重、猶多也、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死則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若言何用爲臣、

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諫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

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

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荀首、范文子士燮、韓獻子韓厥、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蔡地、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也、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爲榮也、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盍、何不、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也、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也、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鈞、等、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欒書得從衆之義也、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也、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弊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弊邑、用師竄之戰也、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敬於晉也、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也、喻魯事晉猶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也、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耦、而況霸主乎、將德是以、以、用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

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室、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也、畜、養也、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祿、夫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僻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使晉

（侯之法文王、）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十六年、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也、）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在申也、）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理也、）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敦、厚厖、大、）莫不盡力以從上命、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不施惠也、）而外絕其好、（義不建利、）瀆齊盟、（不詳事神、）而食話言、（信不守物、）奸時以動、（不順時妨農業、）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民不知信、進退罪也、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不反也、）

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郤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也、在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避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秦狄也、）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亢

則憂患生、盍釋楚以爲外懼乎、

襄公

三年、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也、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偏、屬也、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也、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也、魏絳戮其僕、僕、御、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之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劒、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爲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乎、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

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也、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也、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爲重過、敢以爲請、請使無死、友役、使佐新軍、

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也、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莊子魏絳、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諸華、中國、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太史也、闕過也、使百官各爲箴辭、戒王過也、於虞人之箴、虞人、掌田獵者、曰、茫茫禹迹、畫爲九州、茫茫遠貌、畫、分也、經啓九道、啓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也、在帝夷羿、冐于原獸、冐、貪也、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念獵、武不可重、重、猶數、用不恢于夏家、

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也、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也、告僕夫、不敢斥尊也、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羿事也、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猶輕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聳、懼也、狎、習也、戎狄事晉、四隣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爲鑒戒、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悅、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冬諸侯以下恐有脫誤

言晉侯能用善謀也、九年、秦景公使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也、晉君類能而使之、隨所能也、舉不失選、得所選也、官不易方、方猶宜也、其卿讓於善、讓勝已者、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職也、其士競於教、奉上命也、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收曰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四民不雜也、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相讓、勞職力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冬諸侯伐鄭、鄭從楚也、鄭人行成、與晉成也、

十一年、諸侯復伐鄭、鄭人賂晉侯以師觸師蠲、（觸、蠲、皆樂師名、）歌鍾二肆、（肆列也、懸鍾十六爲一肆、）女樂二八、（十六人也、）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年、）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諸亦和也、）請與子樂之、（共此樂也、）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待遇接納、）不能濟河、（度河南服鄭、）

夫賞國之典也、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十三年、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爲將命軍帥也、）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匄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已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罃、）士匄佐之、（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也、）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韓起佐之、（位如

故也、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黶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超一等、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君子在位者也、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爲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弊、恒必由之、傳、言晉之所以興也、

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勑戒二子、欲共宴食、日旰不召、旰、晏也、而射鴻於囿、二子怒、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羣公子也、公出奔齊、師曠侍於晉侯、師曠、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

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善則賞之、賞、謂宣揚之也、過則匡之、匡、正、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察其得失、史爲書、謂大史君舉必書、瞽爲詩、爲詩以風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得從而誹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也、百工獻藝、獻其伎藝、以喻政事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言師曠能因問盡言也、

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爲盜所害、納此以請死、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

復其所、賣玉得富、

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也、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也、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丘也、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輿馬、給其賤役、從皂至牧、其小者衣裳劒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徵、驗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取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晉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虎、欒盈之黨、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不應、樂王鮒、晉大夫、樂桓

子、其人皆咎、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何爲也、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弃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也、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弃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賴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也、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也、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乎、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悅、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也、不見叔向而歸、言爲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爲已、二十三年、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潸、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

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志相順從、身之害、）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志相違戾、猶藥石療疾、）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已疾也、）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二十五年、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棠公死、武子取之、（武子、崔杼、）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杼殺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衆臣無異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以歸也、）君民者、豈以陵人、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爲社稷也、）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亡也、）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爲當其禍、）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己股、）興、三踊而出、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知其言、故知之、）問爲政、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

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

二十六年、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聲子、伍舉、椒舉也、伍舉奔晉、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晉也、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也、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亡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憚用刑也、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厭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饌也、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

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楚師宵潰、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在元年、）楚失東夷、則雍子之爲也、（楚東小國、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子靈奔晉、晉人以爲謀主、通吳于晉、教吳叛楚、楚疲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以爲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者、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汝實遣之、懼而奔鄭、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才能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

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

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爲會於宋、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也、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犂、）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其逞乎、信亡、何以及三、（明年、子木死也、）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也、若合諸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子何懼焉、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靜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

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也、好善而不能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焉、昭四年、豎牛作亂、

三十年、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佐也、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刈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爲昭十三年弒靈王傳、

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也、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

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也、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修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也、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並畔爲疇、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三十一年、鄭人遊于鄉校、校、學之名也、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謗議國政、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爲忠善、則怨謗息也、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卽作威也、豈不遽止、然猶防川也、遽、畏懼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不如吾聞而藥之、以爲己藥石、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鄭子皮欲使尹何爲邑、爲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

否、尹何年少、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製裁、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愼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吾遠而慢之、慢易、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不同也、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

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乎、公曰、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而閑也、選、猶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逸書、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唯在則象上天、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可謂愛之

矣、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脩敎、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蠻夷帥服、可謂畏之矣、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矣、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羣書治要卷第五

羣書治要卷第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春秋左氏傳下

昭公

元年、楚公子圍會于虢、虢、鄭邑也、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晉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謂先歇也、午、祁奚子也、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得志也、楚重得志於晉、晉之耻也、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然宋之盟

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駕猶陵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信、）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穗是褎、（穗、耘也、壅苗爲褎、）雖有飢饉、必有豐年、（言耕鋤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收、）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未能信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僭、不信、賊、害人、）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也、

三年、齊侯使晏嬰於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興衰也、）晏子曰、此季世也、齊其爲陳氏矣、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弃民不恤之也、）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刖足者屨也、言刖多也、）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庶人罷弊而官室滋侈、（滋益也、）道殣相望、（餓死爲殣、）而女富溢尤、（女、嬖寵之家也、）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至也、）

讒鼎之銘、讒鼎名、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昧旦、早起、丕、大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懈怠、況日不悛、悛、改也、其能久乎、晉之公族盡矣、胥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塵、不可以居、湫、下、隘、小也、嚣、聲、塵、土也、請更諸爽塏者、爽、明也、塏、燥也、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也、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四年、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唯天所相、相、助也、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棄、不以爲君也、吾又誰與爭、公曰、晉

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危也、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篡弒之難也、有是三者、何向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岱華衡常、三塗、陽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亾、冀之北土、兾代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亨、通也、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爲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殞、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商湯有景亳

之命、毫、即偃師、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嶽也、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弃、惡及遠方、則人弃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十三年、楚弑其君、

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失禮、揖讓之禮、晉侯謂汝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及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家、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不能用也、羈、莊公玄孫、奸大國之盟、凌虐小國、謂伐莒取鄆、利人之難、謂往

年莒亂而取鄫、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爲公謀終始也、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以習儀爲急、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別足使守門也、以羊舌肸爲司空、加宮刑也、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

可乎、大夫莫對、薳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晉無楚備、以敗於邲、在宣十二年、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在成十六年、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爲備、誰其重此、言怨重也、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晉、則可恥之、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

麋至、麋、群也、求婚而薦女、薦、進、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君將以親易怨、失婚姻之親、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遠、啓、疆、厚爲韓子禮、六年、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閑、防也、紀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勸、從、教也、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聳、懼也、教之以務、時所急也、使之以和、悅以使民、臨之以敬、莅之以彊、施之於事爲莅、斷之以剛、義斷恩也、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也、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徼幸以成其巧僞也、弗可爲矣、爲、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

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爲刑書、謂之九刑也、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言文王以德爲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文王作儀法、爲天下所信也、如是、何辟之有、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以刑書爲徵、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也、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復報也、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

晉韓宣子之適楚、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境、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僻我衷、僻、邪衷、正、若何效僻、書曰、聖作則、則、法也、無寧以善人爲則、無寧、寧也、而則人之僻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悅乃逆、

七年、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王旌、游至於軫、芊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

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有罪亡入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宇也、無宇辭曰、天子經略、經營天下、略有四海、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草也、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供神也、今有司曰、汝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也、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也、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也、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爲盜、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也、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也、遂舍之、赦無宇也、八年、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曠曰、石

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謂有精神憑依石而言也、）不然民聽濫、（濫、失也、）抑臣又聞之、（抑、疑辭也、）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雕盡、（雕、傷也、）怨讟並作、莫保其性、（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也、）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虒祁、地名、）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怨咎遠其身也、）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叔弓如晉、賀虒祁也、（賀宮成、）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蒙、欺也、）可弔也、而亦賀之、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獨鄭、）

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甘大夫、閻嘉、閻縣大夫、）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於晉、（辭、責讓之也、桓伯、周大夫、）曰、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墜是爲、（爲後世廢墜、兄弟之國、當救濟之也、）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言檮杌、略舉四凶之一也、）故

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也、瓜州、今敦煌也、）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僖公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逼我諸姬、入我郊甸、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后稷修封疆、殖五穀、今戎得之、唯畜牧也、）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弃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則雖戎狄、無所可責、）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言文公雖霸、未能改正朔易服色、）翼戴天子、而加之以恭、（翼、佐也、）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宗周、天子、）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悅、使趙成如周、致閻田反頴俘、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人子來、（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爲之、）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勦、勞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二年、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僕析父從、（楚大

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也、夕、暮見也、王見語曰、今吾使人於周、求鼎、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今周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也、昆吾嘗居許、故曰舊許是宅也、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何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羹也、

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乎、王入、析父謂子華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之矣、以已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斷王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也、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王、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也、祈父、司馬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獲沒、不見篡弒、臣問其詩、

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也、式、用也、昭、明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此、豈其辱於乾谿、

十三年、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季氏費邑宰也、南蒯以費叛、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爲費人所敗、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區夫、魯大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乎、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鼓人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

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過也、適、歸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無以復加所好、）若其弗賞、是吾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速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也、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

（舊無衛字、補之、）

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完猶保守、）賈怠無卒、（卒、終也、）弃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十八年、火始昏見、（火、心星也、）梓愼曰、七日其火作乎、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瓘斝禳火、子產不聽、）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

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也、）遂不與、亦不復火、

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楚子爲舟師以伐濮、（濮、南夷也、）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城父、今襄城城父縣、）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

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覿、見也、）龍鬬我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我、乃止也、（言子產之智、）

二十年、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納建妻、）何信于讒、王執伍奢、（忿奢切言、）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

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冤故遣令去、）太子建走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佞、才也、）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奸、犯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還、）無極曰、奢之子才、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棠君、奢之長子、）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智不逮、（自以智不及員、）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父不可棄、（俱去、爲棄父也、）名不可廢、（俱死、爲廢名、）爾其勉之、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將有吳患、不得早食、）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子僚也、）齊侯疥、遂痁、（痁、瘧疾也、）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款、（二子齊嬖大夫、）言於公曰、吾

事鬼神也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悅告晏子晏子對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求舊作媿改之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楚王也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也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也上下無怨動無違事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國福也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斬刈民力暴虐淫縱肆行非度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爲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求媚於神是以鬼神

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布常無藝藝法制也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也內寵之妾肆棄於市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爲敎令於邊鄙也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耶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悅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濟益也泄減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羹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以成君可君所

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爭、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二十五年、會于黃父、鄭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經者道之常也、）地之義、（義者利之宜也、）民之行、（行者人所履行、）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氣爲五味、（酸鹹辛苦甘、）發爲五色、（青黃赤白黑、發見也、）章爲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滋味聲色、過則傷性也、）是故爲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爲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

錯居以相成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曲直以屈其性、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二十六年、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齊侯使禳之、禳除、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也、天道不謟、謟、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翼翼、恭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悅、乃止、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悅之心、式、用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

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也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恭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也婦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

二十七年楚左尹卻宛直而和國人悅之以直事君以和接類鄢將師爲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卻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酬報獻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兵甲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無往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

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熱之、（熱、燒也、）子惡聞之自殺、國人弗熱、令尹炮之、（炮、燔也、）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晉陳及其子弟、（皆郤氏黨、）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左尹、郤宛也、中廐尹、陽令終也、）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出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年、）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恭儉、有過成莊、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近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三族國之良也、吳新有君、（光新立、）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智者除讒以自安、今子愛讒以自危、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

言乃止、

二十八年、晉魏獻子爲政、（魏舒也、）以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戊、魏舒庶子、）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辛烏師師納敬王、）故舉之、魏子謂成鱄、（鱄、晉大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遠、疎遠也、）近不偪同、（不偪同位、）居利思義、（不苟得、）在約思純、（無濫心、）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疎一也、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墮、損也、）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謂舉魏戊、）遠不失舉、（以賢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先賞王室之功、故爲忠也、）曰、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其大宗賂以女樂、（訟者之大宗、）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

二人、魏子屬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魏子之庭、饋入召之、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言饑甚、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爲君子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心亦宜然、獻子辭梗陽人、言魏氏所以興、

定公

四年、鄭子大叔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以能驕人、無復怒、復、重也、無謀非德、非所謀、無犯非義、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興也、吳子伐楚、陳于柏舉、敗之、五戰及郢、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蔓成然

之子鬬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也、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言仲山甫不避彊凌弱也、違彊凌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殺君罪應滅宗、動無令名、非智也、必犯是、余將殺汝、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楚子入于郢、初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江夏竟陵縣西有臼水、藍尹豐涉其帑、豐、楚大夫、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定也、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過、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申包胥、鬬懷、皆從王有大功、子西曰、請舍

懷也、以初謀殺王故、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大難、是大德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無厭、平王殺之、遂逃賞、

九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之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也、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加猶益、弃不責其邪惡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召伯決訟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茇、草舍也、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哀公

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所加惠賜、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

長冠雛、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弗聽、退而告人曰、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爲汙池、）

（二十二年越入吳、）越及吳平、吳之入楚、（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無田者、從黨而立、）逢猾當公而進、（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也、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爲吳所勝也、）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如傷、恐驚動、）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芥、草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今至也、）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舊怨、（言吳不脩德而脩怨、所以亡、）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器不彤鏤、（彤、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榭也、）

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災癘、親巡孤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分猶遍、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非常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疲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見曠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易猶反、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也、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六年、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而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爲人君、妖氣守之、故爲當王身、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禜、禳祭、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不禜、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十一年、吳子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

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吳也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病、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欲以避吳禍、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屬鏤劍名、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

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不公答、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行政事、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丘十六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

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也、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

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濟、成也、

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荆、哀公庶子、將以爲夫人、使宗人豐夏獻其禮、宗人、禮官、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敖也、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公弗皇也、商、宋、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太子、國人始惡之、惡公也、

羣書治要卷第六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